

新戲劇

普及本

北京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 編

文化翻身

張思書 編劇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文化翻身 人物表

葛明仁：女，二十五歲，夜校教員，在夜校宣傳速成識字法，後來又兼速成識字班教員。

(簡稱葛)

廖鳳九：男，五十多歲，施德徵的公公，思想封建，反對婦女念書，但後來轉變。(簡稱廖)

廖任氏：女，五十多歲，施德徵的婆婆，領導婦女小組，在陶然亭公園挑土，因為自己不識字，願叫兒媳學文化，並幫助兒媳和廖鳳九鬥爭。(簡稱任)

施德徵：女，二十多歲，在家裏給合作社縫襪子，因為不識字，迫切要求學習。(簡稱施)

劉筱伯：女，二十來歲，已婚，速成識字班學員，思想比較落後，在學習中，遭遇困難，屢次要退學，但最後覺悟了，特別積極。

(簡稱劉)

李玉潔：女，二十多歲，家庭婦女，學習積極。

(簡稱李)

王：女，十八九歲——二十多歲，都是速成識

趙：字班學員。

速成識字參考讀物

解圖號符音注	等君胡	500元
使用號符音注	露楊	1,500元
(相率)聯對音注	遠香席	1,000元
識字成速對怎	等行士余	1,500元
字冊用手四	等申受金	1,000元
字典誤正衆大	青任常	3,000元
字典音國衆大	等芳杜	6,000元
冊手寫聽	等行士余	1,000元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文化翻身

(評劇)

張恩書

第一場 (在廖鳳九家中動員)

施：(幕啓時，正在桌旁縫襪子，一面做活，一面看第一冊識字課本，站起走

向台前，唱。)

施德徵我正在把活來作，有件事想不通心內不舒服，小時候我的娘家生活困苦，要上學沒有錢也沒有工夫，結婚後我的婆婆待我很好，她叫我抽時間去夜校念書。不料想我的公公思想封建，他淨拿舊道理把我拘束，人家婦女們全學文化，我還是個睜眼兒瞎子糊裏糊塗。我丈夫是志願軍去支援朝鮮，來了信我不會看也沒法答覆，對門的二姑娘文化很好，這幾天她教給我課本來讀，昨天晚上學到了第十二課，趁現在有時間我把它念熟。(

隨唱隨回到桌邊坐下，一邊做活一邊念。)第十二課，男女都學習……

(劉筱伯上)

劉：(進屋，白。)大姐！就你自己在家啦？

施：(站起，白。)可不是，筱伯！這些

天你怎麼不來啦？

劉：(白)家裏忙得像什麼似的，那有工

夫出來？

(施、劉同坐下)

劉(白)大姐！你也會看書啦，真比我強

。你記得住嗎？

施：(白)能記住幾個算幾個吧。

(廖任氏上)

任：(頭包白毛巾，進屋，白。)筱伯，

你什麼時候來的？

劉、施：(同站起，劉白。)我剛才進來，

大媽，您做什麼去啦？

施：（白）媽！您今天够累了吧？

任：（向劉白）我在陶然亭公園挑土哪。

（向施白）這兩天挑慣了，已經不覺累了。

劉、任：（同坐下）

施：（白）我給您打水去。（轉身要走）

任：（白）不用！我先不洗臉。（拿下毛巾，擦汗，看見課本，白。）德徵！

我看你很喜欢念書認字，等我見葛明仁和她商議商議，你也到他們夜校去念書吧！

施：（白）我倒是很願意去，就是活計忙，家裏也沒人照顧，再說是我公公也不願意。

任：（唱）活計忙，我回來和你同做，你公公那老頑固他懂得什麼？他愛願意不願意你不用管，好媳婦認了字再教給婆婆。

施：（白）好！我就聽您的話。

（葛明仁上）

葛：（進屋，白。）大嬸在家啦？

劉：（站起，白。）葛老師來啦。

葛：（白）啊！你也在這哪，我正想到你們家去。

任：（站起，笑白。）我們正說你哪，你就來啦，虧得我們沒罵你。

葛：（坐下，白。）大嬸您總是愛說愛笑，您罵我我也不惱。

任、劉：（同坐下）

施：（白）大姐！您坐着，我給您沏茶去。

葛：（白）您別招待。

（施下）

葛：（白）大嬸兒！您說我什麼哪？

任：（唱）我和德徵娘兩個正在算計，想叫她到你們夜校跟着學習。（施上）

施：（遞茶給葛，白。）大姐！請喝茶。

（又送給劉、任各一杯）

葛：（白）大嬸兒！德徵要上學，現在有一個更好的機會。

任：(白) 什麼機會？

葛：(唱) 咱區的速成識字班正好成立，她去參加正相宜。

任：(驚訝地，白。) 什麼？速成班？怎麼速成法兒？

葛：(正要說明)

(廖鳳九上)

廖：(略有病容，咳嗽，看見葛，白。) 我聽像明仁說話似的。

(又向劉白) 啊！筱伯也來啦。

葛：(站起，白。) 大叔您好！

廖：(坐下，白。) 就這樣吧，好什麼！

你現在很忙嗎？

葛：(白) 可不是，白天晚上齊忙。

廖：(白) 教夜校不就是晚間上課嗎？怎麼白天也忙？

葛：(白) 現在我又在段上籌備速成識字

班啦。

廖：(白) 就是速成識字法嗎？

葛：(白) 是。

廖：(白) 這些天常聽見有人叨念，什麼速成班、速成法，我也沒聽仔細，到底兒是什麼叫速成識字法？

葛：(白) 我正要和大孀兒說哪，您進來岔開啦。就是在三個月裏能認識兩千字，和高小畢業的程度差不離。

任：(白) 這可真好！(向廖) 我想要叫德徵也去。(又向劉白) 筱伯！我看

你不如也和她一同去。明仁！我現下在陶然亭公園挑土，要是晚上去學習

可不可以？

劉：(白) 我那有工夫。

施：(在一旁很高興，向劉白。) 大妹妹

你去吧！

葛：(白) 行！白天晚上全有班。

廖：(向任) 我們說話，你先別跟着打岔

習？，快都成棺材瓤子了，你學的那門子

習？

任：(面有憤色，正要發言。)

葛：(白) 大叔您別這麼說。(唱) 學文

習？

化全憑着個人努力，並不論老和少多大年紀。有一位高老太太在我們夜校，她今年的歲數是整整七十。下大雨下大雪，都不遲到，她的成績比青年人那樣也不低。

廖：（白）先不說這個。（唱）你才說三個月就能趕上高小畢業，爲什麼像這樣快得出奇？

葛：（白）大叔！您聽呀。（唱）軍隊裏有一位祁建華同志，用新方法教給人把文化學習，二十天就能認兩千多字，認完了就會看書看報把寫作練習。三個月會作文會寫信會寫日記，足能夠頂得上小學六年級。

廖：（白）明仁！我說的話你也許不愛聽，你說別的我都信，這件事叫我看有點懸乎。

葛：（白）爲什麼？

廖：（白）你聽呀！（唱）說起來我們中國讀書認字，從古時到現在有好幾千

年。有些人把那寒毡坐破，有些人把那鐵硯磨穿。這樣苦學還未必學好文化，沒聽說三個月就認字兩千還作文成篇。常言說食多了就要嚼不爛，這方法若成功你把我的眼睛嚼。

葛：（笑白）大叔！您的眼睛算長不住了。

任：（白眼看廖，向葛白。）對！（唱）如今晚兒那有他這樣老頑固！動不動他就把眼睛剜給人家。到現在也沒捨得剜掉一個。（向葛白）明仁！這回你努力，（唱）這一回定叫他眼珠兒搬家。

廖：（看任一眼，扭頭不語。）

葛：（白）大嬸兒您先別吵嘴。（向廖白）大叔！（唱）您說是貪多了嚼不爛，這一個新方法不比從前。速成法不光是狼吞虎嚥，還得要嚼得細、嚼得爛記得完全。

廖：（唱）你說怎能够嚼得細又爛？

葛：（接唱）叫大叔您聽我細說根源。速

成法它的好處是把困難分散，一下子把兩千字突擊教完。認了字就看書逐步佔有，左一本右一本，看上沒完。一個字若能夠看過幾十遍，自然就記在了腦子裏邊。認的字鞏固了再練習寫作，這樣子雖然貪多也消化的完。不管是什麼事熟能生巧，念書認字也一般不算是新鮮。

廖：（唱）你說是熟能生巧這個我也相信，最難的是短日子就認字兩千。聰明的還可以勉強記住，笨拙的人他學不會你可就有了困難。

葛：（唱）剛開始先教給注音符號，用拼音來認字就沒困難。

廖：（白）注音符號不就是注音字母嗎？

葛：（白）對了！就是注音字母。

廖：（擺手，白。）得了，得了！別說啦。

（唱）我當是有什麼巧妙辦法，原來是用那勺勺勺。那東西創出來有好

幾十載，誰能拿它二十天裏認字兩千多。到如今又把它當做寶貝，簡直是開玩笑有點胡說。

葛：（白）大叔！（唱）這字母，創出來，有好幾十載，從前的人不會用埋沒了它。不過那那建華創造用法，它這才變成寶貝放了光華。

廖：（唱）那那建華他怎樣創造用法？

葛：（接唱）這個方法說破了也很平凡，拿它當暫時的拐棍兒，認了字就把它丟掉一邊。（夾白）大叔！您別不信。

（唱）西南區各部已經用遍，把不識字的戰士們一律教完。北京市東郊的第六文化館，他們也辦過試驗班。畢業的學生們全會寫信，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六區的琉璃廠第四文化館，現在也成立了速成識字班。在毛主席領導下人人創造，就是移山倒海也絕不費難。

劉：（向施白）哎喲！這可真不容易，要

叫我念，我算記不住。

葛：（正要發言）

施：（看劉一眼）

任：（站起，向葛白）明仁！來！剗這個

老頭子的眼睛。

葛：（白）大嬸兒！您別氣我大叔啦。（

向（白）大叔！（唱）我說的這些事

報紙上全都登過，在電台也曾經屢次

廣播，現在還有什麼懷疑之處，就請

您再對我仔細來說。

廖：（不語）

葛：（笑白）大叔！您別發愁，我們不要

您的眼睛，我們就是希望您能睜開眼

睛。現在說正經的吧。（唱）我大嬸

兒想叫德徵去把學上，不知道您的意

見究竟如何？

廖：（低頭不語，嘆氣。）咳！

任：（白）我們娘倆念書你全不願意，是

不是？

廖：（白）我也不是不願意，我想……（

停住不說）

任：（不耐煩，唱。）你又是想說那幾句

老話：「女子無才便是德，讀書認字

是非多。」（夾白）是不是？我告訴

你，（唱）我們若是念了書全都有用

，你再念幾輩子也白把嘴唇磨。

廖：（唱）你看你還沒等我說出什麼話，

就七三八四的鬧了一大車，怪不得

不亂得得。

任：（唱）這套話你天天放在嘴邊兒上，

一張嘴就是它，何用再來說！

葛：（笑白）大嬸兒！您別說啦，老夫老

妻吵的什麼嘴？大叔！您也別生氣，

德徵上學的事情，你們考慮考慮再說

吧。

任：（白）沒什麼考慮的。（唱）我們娘

倆今天算把書念定，她白天我晚上，

誰敢來干涉？

廖（白）我也不是不叫你們上學，我是想

家裏家外的事情沒法辦。

任：（唱）這一點用不着你來算計，我和德徵抓緊時間來做活。

廖：（白）做飯呢？

任：（白）做飯，你抱點兒屈吧！（唱）

早晨叫德徵把爐子升好，蒸窩窩頭煮點飯就是你的活，你別想推託。

廖：（不語）

任：（白）你還是不願意是不是？

廖：（白）你又來啦，我多會兒說不願意

來着。

任：（白）那你就乾脆說上一句，到底兒

是行不行別再費唇舌！

廖：（白）行！行！行！你說還有不行的

嗎。

葛：（笑白）好啦！那我們就填表吧。

第一場（在施德徵家中上課）

施：（幕啓時施正在替廖鳳九熬膠準備糊銀行存款摺，一面拿杓攪和，一面練習注意符號。）（念）九、九、己、廿

……（一面攪和一面唱——唱兩句攪兩下）我一邊兒念着書一邊兒做着活

，想起來心裏頭樂的了不得。解放前受到了種種壓迫，年年的餓着肚子苦奔波。自從那共產黨把我們領導，個人都有工作樂樂和和。我在家縫襪子一天五千塊，我婆婆去挑土也掙六千多，老爺子這些天也把那銀行的摺子做，全家收入兩萬多，現在我又能够學習文化，學好了我也能參加那建設工作。毛主席他老給我們好處，真比那天還高地還厚，沒法來說。

葛：（上，白。）德徵！又是你熬膠哪，你們老爺子呢？

施：（白）他上合作社送襪子去啦。

葛：（白）這兩天我也沒得和你細談，你

們老爺子對你的態度怎麼樣啦？

施：（唱）他對我的態度已經轉變，我不

會，他也給我細細解說。

葛：（白）他爲什麼變得這麼快？

施：（唱）他大概要學習我婆婆，天天學

習還搶着做活，他自己也有點兒想不過，因此他也攪來了銀行的存摺。

葛：（白）他能轉變很好，可是你一天這樣忙，對於學習沒有影響嗎？

施：（白）沒什麼。（唱）我一面來學習一面把工作，雖然累一點心裏可非常快活。

（李、趙、王、張同上）

李、王、張：（白）老師您倒先來啦？

趙：（白）我也才來，咱們今天把學過的符號，再從頭複習一下溫習好了就學

拼音。

各學員：（同念）ㄅ ㄆ ㄇ ㄏ ㄓ ㄔ ㄗ ㄛ ……

葛：（白）劉筱伯怎麼又沒來？

張：（白）她大概是又因為學不會，又不來了。

來了。

王：（白）老師！我找她去。

張：（白）我和你倆找她去。

葛：（白）好！你們快去快回來。

（王、張同下）

葛：（白）我們現在練習一下符號搬家好嗎？

各學員：（同白）老師！搬家我們昨天就全會了。您考吧。

葛：（拿出字塊）（問）這個念什麼？

各學員：（同答）ㄅ。（問）這個？（同答）ㄆ……

（施一面做活一面念）

葛：（白）搬家你們也會了。咱們等劉筱伯，現在先唱一個歌好不好？

各學員：（同白）好！

葛：（白）你們願意唱那個？

各學員：（同白）唱「文化大翻身」。

葛：（白）好！我先唱一句，你們再一齊

唱。（唱）從前是字整人，今天是人

整字兒——一——二。

各學員：（齊唱）從前是字整人，今天是

人整字兒，不識字的男和女全都把身翻，速成方法好，大量來突擊，毛主

席領導唱文化大翻身，毛主席領導唱文化大翻身。

葛：（白）唱的真好，你們真是文化大翻身了。

各學員：（齊白）再唱一個，再唱一個。

（劉、王、張同上）

各同學：（同白）筱伯！快來！咱們一塊兒唱。

劉：（站着，低頭不語。）

葛：（白）筱伯！你怎麼啦？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王：（白）老師！她沒有病。她走路上說：「總念總不會，在這兒念會，回家又忘了，家裏活計又忙。」她想不學啦。

施：（白）筱伯！好容易得到機會別不學！

葛：（笑白）還是爲這個呀！（拍劉肩膀）叫筱伯聽我的話好好學習，我一定叫你會，不必着急。

劉：（仍低頭，白。）一輩子也不能會。

葛：（笑白）一輩子也不能會，是自己洩氣，我一會兒就叫你全都認識。

劉：（白）兩會兒也認識不了。

葛：（笑唱）我準保能教你一會兒就會，我問你那些個記的結實？

劉：（白）就是一×□記的結實。

葛：（白）爲什麼？

劉：（白）前天學完符號，我上西河沿魚市場去了，看見一屋子淨是魚，我就記住一×□。

葛：（笑白）好！你真聰明！（唱）學認字最好是把竅門找，別的字這樣記也可以。

劉：（白）別的有一些是死記記住了，也有死記也記不住的。

葛：（白）那些記不住？

劉：（白）婆婆磨磨，得不得，哩嘍囉，就要我的命啦。

葛：（聽錯劉的話，笑，唱。）你婆婆她

可是好人一個，就是嘴碎有點兒囉嗦，她看你學不會，替你把急着，磨煩幾句又算什麼。

劉：（白）老師您聽錯了。（微笑地）

張：（白）老師！她不是說她婆婆嘴碎，她是說「ㄅ」ㄆ「ㄇ」ㄏ那幾個字母不好記。

葛：（笑白）啊！（唱）我這個耳朶氣着了，好，把「ㄅ」ㄆ聽成了婆婆嘴碎好磨磨。（白）筱伯！你若是記不住就多練習幾遍，自然就記住了。

劉：（白）家裏活計忙得像什麼似的，那有工夫練習？

施：（白）筱伯！（唱）我們這婦女想要把書念，要靠自己去找工夫，整天的時間呀誰也不會有，遇到了困難就得來克服。（仍一面拿杓攪鍋）

葛：（白）對！筱伯！（唱）你看那施德徵時間多麼緊，她手裏做着活還要練習，她婆婆白天挑土晚上把學上，她

公公思想封建弩扭之極，家裏活，家外活全等她來做，這樣子也沒擋住了她努力學習。從今天你若加緊努力，三個月一定能和她看齊。

李：（白）劉同學！葛老師說的對。（唱）我的時間也是緊的很，靠自己爭取把學習參加。我們家共計是大小三口，我丈夫開火車天天不回家。我們的小胖子剛剛六個月，我出來就沒人照顧着他。因此上和劉二嫂把工夫來換，上下午分頭上學時間交叉。我上學她替我把小胖子來帶，她上學我給她照看小二丫。這樣子我們倆才能學文化，劉同學沒小孩比我們少牽掛。

劉：（受感動，看李、施，向葛白。）老師！（唱）我聽到了各同學和您的囑咐，才認識思想上過去的錯誤。學文化本來是提高自己的，爲什麼對老師鬧起態度？葛老師和各同學要把我幫助，從今後再也不糊裏糊塗。我現在

對大家提出保證，除非是病死了我絕不屈服。

葛：（白）筱伯！（唱）只要你好好學習我就高興，就是你態度再壞我也不在乎。

各同學：（同白）筱伯！誰也不怪你。快來！咱們一塊練習吧。

施：（把鍋送過一旁，向劉白）。筱伯！你一來我心裏就像丟點什麼東西似的。你好好學吧！不會我幫你。

劉：（高興，到桌邊坐下，白。）這一回算下決心了，死了也要念！

葛：（白）很好！咱們現在學拼音吧！我先念，隨後你們再念。

（念）ㄅ ㄅ ㄅ ㄅ 八。

各同學：（齊念）ㄅ ㄅ ㄅ ㄅ 八。

葛：（白）會了嗎？

各同學：（同白）會了。

葛：（白）好！（唱）你們都能把這ㄅㄅ排成了八，遇到了同音字，就全用着

它。你把它注在了字的右面，就能够認識了拔草的拔，把握的把，爸爸的爸和八個的八！

趙：（白）老師！我看用這個方法認字，一天就只記三百二百的，也容易記住。

葛：（白）對！（唱）西南區戰士們使用這個方法，有的人一天就認字五百多。四館的全體同學們也很不錯，每天裏也能認二百多，咱們不必像他們那樣緊趕羅，一天裏認一百也很不錯，不算不多。

各同學：（同白）我們也願意多認，能認多少您就教多少，好不好？

葛：（白）好！我看現在時候也不早了，你們回家吃飯去，明天我們把拼音學完，後天就突擊生字。

各同學：（齊白）好！老師！我們再唱一個歌再走。

葛：（白）好！你們說唱什麼？

各同學：（同白）唱「爭取模範真光榮」。

葛：（白）好！還是我先唱一句，大家再

齊唱。（唱）ㄅㄨㄣˊㄉㄨㄣˊ，ㄅㄨㄣˊㄉㄨㄣˊ，加油

學加油學————二。

各同學：（齊唱）ㄅㄨㄣˊㄉㄨㄣˊ，ㄅㄨㄣˊㄉㄨㄣˊ，加油

學加油學，爭取個模範真光榮，爭取

個模範真光榮。

第三場 （在劉筱伯家中集會）

（幕啓時劉正伏在桌上給毛主席寫信）

葛：（上，看見劉寫字，白。）筱伯！你

寫什麼哪？

劉：（白）葛老師來啦，我給毛主席寫信

哪。

葛：（白）寫完了嗎？我看看。

劉：（遞信給葛，白。）完了。您看行不

行？

葛：（看信，白。）寫的真好！筱伯！

（唱）想起了三個月前開課之時，全

班裏就數你不怎麼積極。左一次右一

次要把學退，同學們來找你遲遲疑

疑，沒想到到後來你思想轉變，造成

了今天的這樣成績。這一班雖然是全

都畢業，就數你和施德徵學的結實。

劉：（白）葛老師！（唱）這一次我能够

學好文化，飲水思源真得感謝你。

葛：（白）你感謝我什麼？

劉：（唱）從幼小我爹媽就把我慣養，因

此上造成了我的壞脾氣。我爹媽屢次

的叫我把書念，我不逃學就裝病懶得

學習。一直到三個月前還不識字，

成了個糊裏糊塗的睜眼兒瞎子。多虧

您到家來把我勸導，才能够參加了這

次學習。上學後我屢次想要不幹，

您始終對待我耐心和氣。到後來我受

了您的感動，因此上我才能努力堅

持。到如今我認識了兩千多字，能

看書會寫信有了知識。我一輩子也忘

不了您的好處，您不愧是人民的模範

教師。

葛：(白) 筱伯！你錯了。(唱) 這一次你能够學好文化，在共產黨的領導

下，才得到的。我不過是照方法來教給你，這點事又有什麼稀奇。你應該感謝共產黨，你應該感謝毛主席。

劉：(唱) 我感謝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咱文化翻身懂了道理。方才我寫好的那一封信，行完了畢業禮就馬上郵去。

葛：(白) 對。(唱) 等一會兒他們大家都來到，我們就一同到文化館去。

今天有許多首長全都出席，我想叫你講講話，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劉：(白) 講話我倒不發怵，可是講什麼呢？

葛：(唱) 就把你學習的一切經過，照實的說一說那就可以。

劉：(高興，白。) 好！我就講。

廖、任、施：(同上) (廖向葛白) 我們方才到你家去，說你上這兒來啦，我們又趕到這兒來的。

葛(白) 大叔，大孀兒！您老二位做什麼來啦？

任：(笑，白。) 他給你送眼睛來啦。

葛：(白) 大孀兒！您別再耍笑我大叔啦。

廖：(白) 明仁！我真該把眼睛剗給你，五十多年我算白活啦。有眼睛可跟瞎子一樣。

葛：(白) 大叔！您的文化也不低，爲什麼說有眼和瞎子一樣？

廖：(唱) 我雖然有一些舊的文化，對於這新時事全不認識，念了書不會用思想頑固，還不如這(指任)不識字的睜眼兒瞎子。

任：(白) 嗯！你也有佩服我的時候啦。

葛：(白) 大叔！就照您剛才說這幾句話，就看出您的覺悟已經提高，不算瞎了。您對於德徵這一次學好文化有什麼感想？

廖：(白) 我也說不出來有什麼感想，三

個月以前，是我最反對德徵念書。可
到後來看見她吃飯做活也不忘認字，
才覺得我從前的思想是錯了。從此我
也就高興了。明仁！常言說的真對。

(唱)人逢了喜事精神爽，立刻吐氣把
眉抬，解放前我年年閒悶下一身病，
這兩個月天天勞動我反倒無病無災。
今早晨我見德徵給毛主席寫信，樂得
我心裏頭像一朵花開。毛主席他思想
真叫偉大，他能叫頑固人轉變過來。

葛：(白)大叔！這就是您思想上的真正
表現，比說千言萬語都懇切。(向施
白)你有什么感想？

施：(唱)我只覺得毛主席實在叫人敬愛
，生在了他的時代真叫幸福，婆婆們
都能把兒媳愛護，老公公也能把兒媳
幫助。沒文化的婦女們能學文化，三
個月就能看報看書。(夾白)葛老
師！(唱)毛主席他好比是天上太陽
，他能够普照四面八方，照在了那裏

頭那裏光亮，個個人都精神快活喜氣
洋洋。

任：(白)德徵！把你給毛主席寫的信拿
出來給葛老師看看。

施：(遞信給葛)

葛：(接信剛要看)

劉：(白)老師！我寫的這封您剛才看好
了嗎？請您再給看一下(遞給葛)

葛(接劉信連同施信看完，白。)你們倆
寫的全不錯。(遞給施)德徵！你先
念念！

施：(接信剛要念)

張、王、趙、李：(同上，白。)葛老

師！我們到您家去，說您在這等着
哪。咱們不是上文化館嗎？

葛：(白)是！現在時間還早，我們先叫
她倆把寫給毛主席的信念念再走。

各學員：(同白)老師！我們也寫信啦。

(一齊遞給葛)

葛：(接信白)很好！還是先叫她倆念

吧。

施：（念信）親愛的毛主席：我是一個不識字的家庭婦女，認為這一輩子算不能有了文化了。不料想在您的領導下出來一位祁建華同志，創造出速成識字法來，在短短的三個月工夫，我已經認識了兩千多字，現在會看書，看報也會寫信了。今天寫這封信。您一定很喜歡吧？此致敬禮。施德敬上。

葛：（白）劉筱伯！你念吧。

劉：（念信）親愛的毛主席：三個月前，我還是您一個思想落後的孩子。老師勸我上了速成識字班學習文化。我遇到一點兒困難就想不幹了。可是老師很耐心的教導我，同學們也很耐心的幫助我，我被大家感動了，才努起力來加緊學習。現在我已經認識兩千多字，還會作文，寫信。我想只有在您的領導下，才能產生這樣耐心為人民服務的好先生，才能產生這樣團結互

助的好同學，才能把不識字的人幫助得識了字。這些光榮都是屬於您的。此致敬禮。劉筱伯敬上。

葛：（白）這兩封信寫的全很誠懇。（看各學員，白。）你們寫的也和她們倆差不多吧！

各學員：（同白）差不多。

葛（白）那就先候一會兒你們再念。現在我有幾句話要對大家說一說。

各學員：（同白）好！

葛、任：（同站起，廖白。）明仁！我們要走啦，等你大孀兒晚班畢業的時候，我來跟你們一塊兒開會。

葛：（白）好！我不送您啦。

劉：（白）我去送。

廖、任：（同白）你也別送。

劉：（白）好！我不送啦。

廖、任：（同下）

葛：（白）今天大家已經畢業了，我有幾句話要向你們說。